# 一个女人的故事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玄霄绝艳 更新时间：2024-08-27

*一个女人的故事一束强光照在指挥那苍白的脸上，他缓缓扬起手，垂下的眼皮抬了起来，那双微微突起的眼球随之发出灼人的光来。他挥舞起手张的指挥棒，沉重的乐声骤然而起，就像是猛烈拍击礁石的浪涛，震撼人心。他的手在挥舞，他的身躯在扭动，他的面部随着音乐...*

一个女人的故事

一束强光照在指挥那苍白的脸上，他缓缓扬起手，垂下的眼皮抬了起来，那双微微突起的眼球随之发出灼人的光来。他挥舞起手张的指挥棒，沉重的乐声骤然而起，就像是猛烈拍击礁石的浪涛，震撼人心。他的手在挥舞，他的身躯在扭动，他的面部随着音乐急剧变化着，他的脸在灯光下越法显得阴沉可怕。

胡亚男紧紧盯着指挥的手，她不由自主的喘气。她要挣扎，她要大口的呼吸，她要扬起头，她要睁大眼睛。然而，这沉重的音乐使得她连眼皮都不能控制，她闭上了双眼，她瘫倒在座椅上。

黑黑的，音乐声此刻变得宁静，犹如黎明的曙光挣脱了黑夜的枷锁，大地正在静静的等候太阳。

胡亚男慢慢睁开眼睛，朦胧的云雾飘忽着，飘忽着，渐渐挡住她的视线，挡住她的脸。

浮游的云雾渐渐散开，它缓缓推开了一个新的世界——井冈山，忽隐忽现的井岗冈山。

胡亚男荡漾着青春活力的身影在朝雾中轻盈地飘来，她身着绿色军装，手臂上套着醒目的红卫兵袖章，她的手里高举着那本神圣的红本子。她忘情地奔跑着，想要投入井冈山的怀抱。山风吹散了她的头发，鼓起了她的衣服，她没有顾及，她激动地不住摇动着手中的小红本，向着井冈山的山山水水热忱地呼唤\*\*\*\*\*\*

片名，演职人员名。

井冈山的回声只是一片嘈杂的人声，汽笛声。

一队队，一批批身着绿色军装的红卫兵小将们从四面八方向车站涌来。车站的上空充满了他们的喊声，呼声和歌声，车上车下洋溢着一片革命热情，他们正在相互道别，他们将奔赴祖国的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。车站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“革命青年人之歌”。

胡亚男双眼含泪，她将脸紧紧贴在车窗上。不知是激动，还是忧伤，她注视着窗外沉浸在欢畅的革命洪流中的伙伴们。水气渐渐模糊了一切。

一声汽笛长鸣，车轮在缓缓转动。

胡亚男用手擦掉窗上的水汽，外面的人群在倒退，车站在倒退，树木在倒退，一切都在倒退。

胡亚男若有所思地颓然瘫坐在座椅上。周围的小将们此刻的热情也都过去。有的在打磕睡，有的在沉思，有的在哭泣。胡亚男用手轻轻擦去眼角上的泪痕，看着车顶上系着的一个小茶杯，茶杯在不停地晃动，不时传来单调的撞击声。

连绵不绝的山峦，夕阳用它的余辉打扮着宁静的山岭，不远处的山坳里稀疏散落着几间小草房，几缕青烟从草房中升起。远处不时传来几声吆喝声。

胡亚男鼓起双腮使劲朝炉中吹气，跳动的炉火夹着青烟映红了她的脸。她站起身来，揭开锅盖，热腾腾地蒸汽遮住了她的视线。

胡亚男朝嘴里扒了几口玉米饭，勉强咽了下去。她若有所思地放下饭碗愣愣地看着冒气的玉米饭。

朦胧中浮现出一幅狂热的朝拜场面，胡亚男和伙伴们手举小红本，跳跃着，欢呼着。

鲜红的红旗高高飘扬，那震撼人心的乐曲更激起人们的呼喊声。

胡亚男手挚红旗威风凛凛地走迈着大步朝前走来。

红旗飘飘，世界仿佛一切都是红色的。

忽然，远处传来一阵狗叫声。胡亚男惊醒了，她猛地坐起身，揉了下眼睛，静听了一下，狗叫声越来越近了。胡亚男翻身贴着窗户朝外看。

外面一片漆黑，不远处有几点火光在跳动，移近。胡亚男扣紧衣服，握紧床边的一根木棒，又警惕地朝窗外看去。

火光近了，这是火把发出的光。胡亚男借着火把光，看清了来人，是几个男人气喘嘘嘘地抬着一副担架。他们正神情焦急地赶路。

胡亚男转过身低声自语：“莫非是张嫂出事了？”

胡亚男坐在山坡上休息，她用草帽使劲煽了几下，然后抬头看天，烈日照花了她的眼睛，她揉了下眼睛，将草帽盖在脸上躺下小憩。

突然山坡上一声巨响，接着是滚石的隆隆声，还夹杂着人们的喊叫声：“下石了，快躲开。”

胡亚男听见声音一跃而起，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从山上飞下的石头，不知所措。就在这危险时刻，一个敏捷的身影从不远处飞来，她一把抱住胡亚男，借着劲滚到一旁，大石从它们身边滚了过去。

救人的妇女抬起头，见危险已过，便拍拍胡亚男的头。胡亚男抬起头，木愣愣地看着，她摸了摸头，又看了看刚才躺的地方，她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她轻轻拍了拍胸，朝救她的妇女吐了下舌头，大笑起来，那救她的妇女被她所感染也大笑起来。

胡亚男穿上鞋子推开门，跑向那群人，她急切地问：“张嫂怎么了？”

一个男人沮丧的声音：“你家大嫂难产生，怕是要不行了。我们上区里去。”

“上区里还有二十里地，你们\*\*\*\*\*\*”胡亚男没说完，她抓过一支火把照向担架上的人，只见张嫂大汗淋漓，面如死灰，痛苦地呻吟。胡亚男倒吸一口冷气，她抬起头急切地喊：“我来照路。”说完便小跑起来。

火光在跳动，跳动。

胡亚男脸上挂满汗珠，她在喘气，但她仍在小跑。

胡亚男在小跑，急切的目光中不断闪现张嫂飞身救她的情景。

火光在跳动，跳动。

胡亚男满含泪水的看着安静入睡的孩子。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她抱起小孩，自言自语：“你以后可怎么办啊。”

孩子哭了起来，两只小腿在乱蹬，此刻朝阳从窗外射进来，朝阳在新生儿的身上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光环。

胡亚男身挂药箱，肩披蓑衣在早春的凄雨中顽强地朝前走着。

胡亚男走到一个山坳，寻找着什么，她看见张嫂的坟，孤伶伶地立在冷漠的大地上。她走到张嫂坟前，默默伫立，任凭雨点打在自己的头上。她的脸上流下的不知是雨还是泪。

山坡上隐隐出现几个晃动的人头，越来越清楚，是几个壮实的小伙子正吃力地抬着担架朝前走来。胡亚男紧紧跟在一旁。大家没有说话，只有喘气声和担架发出的吱吱声。

他们翻过一道山，迎接他们的还是漫漫山路。

胡亚男推开医院大门，此刻已是夕阳西下，夕阳的余辉照在她的脸上，她喘着气急切的喊着：“医生，医生，快救命啊。”

一个青年医生走过来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胡亚男刚要说什么，门被晃荡一下撞开，担架被抬了进来。胡亚男朝边靠了一下，用手指着担架上人说“他，他快不行了。”

医生俯下身，揭开被子，这时候一只粗壮的大手毫无生气地垂了下来。医生蹲下身子，翻开病人的眼皮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电筒，看看病人的瞳孔。医生站起身来，拍拍手，低声说：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胡亚男惊愕地应道。

“你们为什么不早点送来，实在不行也应该就地抢救，他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”医生埋怨道。

胡亚男不知如何回答。

胡亚男红红的脸上渗出了汗液，她背着背篓爬上山坡。她站在山坡上，擦了把汗，放眼远望。

群山逶迤，夕阳的余辉给含黛的群山涂上了绚丽的色彩。

“呯，呯”枪声，胡亚男吃了一惊，她刚转过身，一只野鸡落在她的身边，她拾起野鸡，野鸡在垂死挣扎。这时两个手持猎枪的男人跑了过来。胡亚男把野鸡递给他们：“你们真是好枪法。”

年轻的男子接过野鸡，盯着胡亚男笑眯眯地说：“不是我们枪法好，是它自己撞上我们的枪口上的。”他故意提起野鸡在另一个年龄大点的男人面前一抖：“怎么样，老马这只野鸡漂亮吧。”

老马莫名其妙地附和道：“那是，那是，野鸡嘛。”他忽然发现对方的诡异表情在暗示什么。他恍然大悟笑道：“野鸡味道鲜，既漂亮又好吃。”他接着对胡亚男说：“你也来怎么样？”

胡亚男笑着说：“就怕到时候你们逮不着了。”

年轻男人笑道：“我们看上的，它就跑不了。谢谢你了，小同志，老马我们走吧。”

两个男人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
胡亚男目送着他们远去。

胡亚男手持介绍信兴冲冲地走到院长办公室门前，她伸手推门，又停了下来，她用手理了理头发，轻轻推开门，伸进头去。

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在闭目养神。胡亚男缩回头，清了清嗓子，敲门。马崇礼似乎被这声音吵醒很不高兴，他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敲什么敲，门开着呢，有事进来。”

门被推开，胡亚男大方地走进来。

马崇礼正在用嘴吹着茶叶，他呷了一口问：“什么事啊？”“啊”字没说完他抬头看见了胡亚男，他愣住了。

胡亚男有些不知所措上前问了句：“我找马院长，我是下坪公社派来学习的，这是介绍信。”

马院长一听站起身来，笑哈哈地伸出手来，走到胡亚男的面前，握住胡亚男的手连身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，胡亚男同志怎么不认识我了？”

胡亚男恍然：“原来是你啊，马院长还是个好猎手。”

马院长一仰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哎，真是没想到啊，我真得还得请你，啊，听说，你在下坪搞得很不错吗，全区的榜样，今天总算是认识了，怪我官僚，官僚主义，来来坐坐，坐下来，慢慢谈。”马院长说着用手扶着胡亚男的腰。

胡亚男被马院长的过分热情，搞得有些尴尬，她拘谨地抽回手，低声说：“马院长，你坐，这是我的介绍信。”

马院长接过介绍信放在桌上说：“不急，不急，昨天上老战友家去了，让你白来了一趟吧，来坐下吗，给我谈谈你在下坪的工作情况吧。”

胡亚男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没做什么。”

马院长：“怎么还对我保密，讲吧，昨天我的老战友王区长还提到你们下坪的事，要我去看看，这不过几天，我就到下坪看看，先找你了解，了解情况，说说吧。”

胡亚男绯红的脸，低声说：“我们下坪是前年开始搞得土药房，主要是自己动手\*\*\*\*\*\*”

马院长点上一支烟，涎巴巴地看着胡亚男。

胡亚男走出医院大门，她看见一对男女笑着走过来。他们的头上湿漉漉的。胡亚男朝他们打招呼：“王姐，你们这还有澡堂？”

王姐笑着说：“那里有这好的事，我们这里有天然澡堂，大自然的杰作。”

胡亚男兴奋地上前抓住王姐的手：“王姐，在什么地方？”

王姐：“怎么，亚男你也想去呀，没人保护可不行，你这么年轻，漂亮，我怕被人枪你啊。”

胡亚男笑道：“别瞎说，我才不怕呢，在下坪，我一个人住在土药房里。”

这时马院长从他们身边走过。

王姐不满地看了一眼马院长，接着说：“下坪是下坪，这里可是区上。”

胡亚男撒娇地说：“我的好大姐，你就快点告诉我，在什么地方。”

男青年笑道：“不远，你就顺着这条路朝前走十分钟就到老。”

王姐抢白一句：“就你多嘴，哎，亚男要去你就早点去，别太贪玩了，注意点。”

胡亚男一扬手：“好哪，我的好大姐。”说着就跑走了。

王姐埋怨说：“你多

1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